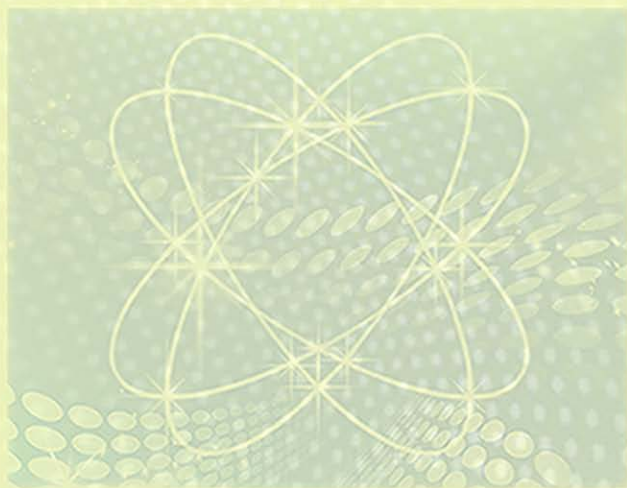


张闻天传

程中原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闻天传/程中原著. —修订本.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8 (2016.1 重印)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邓力群等主编)

ISBN 978-7-80092-927-4

I. 张… II. 程… III. 张闻天 (1900~1976)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259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永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32 印张 4 插页 7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目 录

第一章 农家学子	1
塘下小村	1
发蒙	3
进城读书	5
从“水产”到“河海”	7
第二章 “五四”青年	9
“河海”的教育	9
“自我”的觉醒	11
在“五四”浪潮中	13
笔锋初试	14
传播马克思主义	16
第三章 找求光明之路	18
留法预备班	18
“松圃”工读	19
赴日本留学	23
探求中的曲折	24
决心“做一个小卒”	28
第四章 投身新文学运动	32
改习文学	32
赴美勤工俭学	39
在柏克利的译事	43
长篇小说《旅途》	45

三幕话剧《青春的梦》	49
第五章 走进共产党的行列	53
从二女师到川东师范	53
主编《南鸿》周刊	57
川师学潮中的搏击	59
别重庆的朋友	61
“我要加入 CP!”	63
职业革命第一站	65
第六章 留学莫斯科	69
到莫斯科去	69
中山大学的学习与纷争	70
“红色教授”	78
反对“立三路线”	82
第七章 在白色恐怖下	87
回国	87
批判“取消派”	89
在“左”倾的歧路上	95
“歌特”的反“左”文章	100
第八章 在红色国土上	106
从上海到瑞金	106
反“罗明路线”	108
挣脱“左”的桎梏	111
“博洛矛盾”	116
毛洛合作	123
战略社论	126
第九章 历史转折	130
“中央队三人团”	130
长征路上的争论	131
遵义会议	134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39
挑起历史的重担	141

会理会议前后	150
第十章 从会合到分离	154
一、四方面军会师	154
芦花——沙窝——毛儿盖	158
危急时刻	164
找到了落脚点	167
第十一章 大变动的前夜	170
初到陕北	170
成家	173
提出新的战略、策略	174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179
主持瓦窑堡会议	180
东征和西征	184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187
指导白区工作	189
联合东北军	195
战胜分裂，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202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前后	208
对“蒋”策略的演变	208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215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	220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21
西安之行	225
第十三章 跨入新阶段	232
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232
国共谈判	238
洛川会议前后	244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254
批判张国焘	260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261

第十四章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268
党内职责的变动	268
延安马列学院	272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出版马列著作	281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	286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	290
第十五章 整风前后	297
“还账”与“补课”	297
陕北、晋西北调查	302
出发归来	310
总结历史经验	313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317
第十六章 在东北	320
从延安到哈尔滨	320
宁安蹲点	323
建设战略后方——合江	327
探索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341
在辽东省委	347
第十七章 外交十年（上）	361
准备到联合国去	361
就任驻苏大使	365
巡视驻东欧六国使馆	369
关心国内经济建设	372
出席日内瓦会议	378
第十八章 外交十年（下）	385
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385
致力外交战线基础建设	389
改进对驻外使馆的领导	391
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卓越见解	393

第十九章 庐山蒙冤	401
忧虑与沉思	401
山雨欲来	408
七月二十一日发言	413
打成“反党集团”	419
第二十章 罢官后的求索	428
下庐山	428
“特约研究员”	429
科学的共鸣	431
思想的波涛	435
第二十一章 南方调查	440
调查的契机：七千人大会	440
戴着“帽子”搞调查	443
读列宁著作的批注	447
“集市贸易意见书”	449
“包产到户”笔记	451
第二十二章 再次打击下的理论创造	453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453
所谓“张孙反党集团”	454
提出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	456
关于阶级斗争的哲学思考	459
第二十三章 动乱年代	461
风暴袭来	461
二百一十九起“接待”	465
“六十一人案”	466
五百二十三天“监护”	469
遣送肇庆	471
肇庆文稿	475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脚印	484
到无锡落户	484
在重病中	489

冰冷的葬仪	492
历史的回声	494
张闻天生平大事年表	496
初版后记	501
修订再版后记	503
三版后记	505

第一章 农家学子

塘下小村

公元1900年8月3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八月初六），张闻天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北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的那块冲积平原上。它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海堤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卫护着堤岸西边的村庄和良田。

北张家宅原来叫杨家宅，在朱家店北面约一百米处。雍正十年（1732年），居住在南张家宅的张姓人家，买下了杨家宅杨姓的房子，村子也随之改姓为张。一个多世纪下来，子孙繁衍，到张闻天出世时，北张家宅张姓家族有十几户人家。这个小村，当时属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现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邓三村。张闻天的家在北张家宅村子的西头。

张氏的先祖，据清光绪年间修的《南汇县志》记载，是北宋末年因避战乱从河南清河郡迁徙到浦东的。到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实行驱富民填燕京的政策，张氏族中，大多迁往北京。只有张仲清在利造桥隐居下来，成为这一带张姓家族的始祖。嘉靖年间，抗击倭寇失利，利造桥化为瓦屑墩，张氏被四散迁移，其中一支向东避居到属盐场管辖的五团、六团一带定居。^①

张闻天的祖辈都是普通种田人。几代人辛苦经营，到曾祖父母手里，有了点积蓄，于是，紧挨着老宅的西边，又盖了一座新屋。这是一座三合头的瓦房。迎面朝南，五间正房。客厅正中，高悬一块匾额，上题“孝友堂”三个大字。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与正房合抱着一片砖场。砖场南端，用竹篱笆围起，形成一个敞亮的庭院。竹篱笆中间开门，上面置一座木结构的门楼，称“鹤香棚”，也叫“秀才巾”。再向前，是榉树、榆树掩映下的一条河浜。屋后，是菜园、竹林。江南富庶，小康农家的宅院几乎都是这种格局。这宅房子的西半边，后来就传给了张闻天的祖父张祥富。

张祥富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张芹梅就是张闻天的父亲。他以勤劳能干闻名乡里，但文化不高，仅粗识文字。母亲金甜花（小名娣妹），附近黄家楼金家窑人。她是独

^① 朱鸿伯：《张姓溯源》，见《永恒的怀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 张闻天故居（摄于1985年）

生女，长芹梅四岁，进过私塾，是一个聪明有决断的女子。张闻天是他们的长子，就诞生在西边的正房。

按照当地的习俗，新生儿出世第三天，请近亲和乡邻吃“三朝面”，给孩子起名字。给张闻天起名字的是村东头的长辈张柱唐。柱唐先生中过秀才，教馆，兼做“郎中”（中医），学问、书法，在张家宅首屈一指。他用《诗经·小雅·鹤鸣》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意思，给孩子起名“应皋”（也写作“荫皋”），字“闻天”。典故用得很贴切。从张家宅抬脚跨过堤岸，东边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荡田。再向东，就是不断朝东海里伸展的滩涂。说这儿是仙鹤鸣叫的水乡泽国，一点也不夸张。的确，仙鹤在草泽荒野中鸣叫，它的声音可以一直传到九天之上。《鹤鸣》这首诗的意境，隐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有识之士的意见要上达君主，君主要倾听有识之士的声音啊！两年前戊戌新政失败，两个月前八国联军入侵，先占天津卫，眼下又打进了北京城，造成了泱泱大国任人宰割的局面。这在秀才看来，是同当朝者昏聩，不能采纳贤明之士的谏议有关。柱唐先生给芹梅长子取蕴含着这样深意的名字，是对襁褓中的新一代寄予朦胧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弱、屈辱的局面！

张闻天的父母很感激堂叔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响亮而有讲究的名字。不过孩子还小，从小长到大，三灾六难，关卡多得很，还是作贱点好养，所以又起了个小名叫“阿毛”。在上海浦东一带，称男孩子为小毛头，或小名为“阿毛”、“毛毛”者多的是。张闻天小时候一直用小名称呼，进私塾读书才启用“应皋”，正式用“闻天”这个名字，是到南京上学的时候了。

张闻天出世前后，芹梅一家的日子是向上的。夫妻两个都年轻力壮，种有三四十亩好田，忙时雇用几个短工，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总有点积余。在张闻天降生前个把月，张芹梅还将祖上传下来的这座房子翻修一新。^①堂屋中间的隔扇，卧室里的板壁，都重新换过。四扇隔扇上，还央请柱唐先生手书“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

^① 房子翻修后厅屋北墙中间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七绝，末有落款：“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张国栋涂”。庚子，公历1900年；巧秋，农历七月；中浣，中旬。这年闰八月，张闻天生于农历前八月初六。翻修时间据此考定。

女星”、“昨夜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等四首唐宋人的七绝，有的用篆书，有的用隶书，请匠人镶嵌其上，显得相当典雅。内部装修仿照书香门第的格局，流露出芹梅夫妇对孩子的企盼。



■ 镌刻着张柱唐题写古诗的张闻天家堂屋隔扇

张闻天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节俭的生活起居，使他自小养成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又陶冶了他那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

不过，北张家宅并不是世外桃源。它离上海很近，坐船沿村子西边的浦东运河北行六十多里，要不了一天，就可以到达。自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按《南京条约》规定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开始，上海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都会。它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种矛盾的集结点，同时也是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和近代的思想文化涌进中国的第一站。离上海这么近、交通又比较方便的北张家宅，不可避免地时时受着欧风美雨的吹打、浸润，时代风雷的鼓动、激荡。张闻天生当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在新陈嬗代之时：戊戌喋血，百日维新失败，宣告了变法改良的破产；庚子义和团运动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但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之下，无法避免被扑杀的命运。救亡呼唤着新的民族觉醒。张闻天出世后不到两个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迎来了以革命为时代主流的新世纪。

对于童年张闻天说来，社会上的一切还离得十分遥远。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闻天的，不仅是田园生活的滋养，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有现代思潮的感染，时代风云的戟刺。它们沉淀在意识的深层，在张闻天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发 蒙

发蒙第一课，使张闻天从童稚的朦胧中睁眼看现实人生的，不是学堂，不是书本，而是发生在钦公塘上动人心魄的一幕。

那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闻天快要过5周岁生日的时候，八月初二夜，狂风骤起，惊心动魄。初三早晨起来，钦公塘东变成了一片汪洋，原来绿油油的荡田，星罗棋布的村落，都不复存在。飓风挟着海潮向钦公塘汹涌而来，冲击着堤岸，潮位高到五米五五，似乎要把钦公塘摧垮。而钦公塘在排山倒海的巨潮冲涌拍击下，

岿然不动。初四水退，钦公塘东满目凄凉，有妇女怀抱小孩死于床上的，有尸挂枝头的……真是惨不忍睹。塘西的人们，唏嘘叹息之余，庆幸免遭这次劫难，不由得从心底里感激主持修筑这条捍海堤岸的县官钦琏。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十六，这里也发过一次大海潮。其时脚下的堤岸还是“备塘”，不甚坚固，经不住大潮冲涌而坍塌，海水涌进“备塘”西边10公里，直到老护塘跟前，也是一片汪洋，造成巨大灾难。县志载：“民死什六七，六畜无存，家庐尽为瓦砾场，竟不辨井里。及水稍退，内塘东尸棺塞河，流水尽黑……”^①灾后第二年，钦琏复任南汇知县，即主事修塘，赶在当年七月发大潮之前竣工。从此以后，这条坚固的塘岸“压住蛟龙气不骄”^②，一百六十多年来，一直卫护着浦东人民的生命财产。经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这次大海潮，更显得这钦公塘确实是老百姓的“命塘”。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去焚香祝祷，怀念这位泽被后世的父母官。张闻天也跟着长辈们到钦公庙磕头礼拜，瞻仰钦老爷的丰采，心中充满了敬佩。

教育的发蒙，从6岁开始。在北张家宅村东头的张家祠堂里，办有一所私塾，塾师就是秀才张柱唐。6岁那年，过了元宵节，张闻天就被送到那里去读书了。私塾里一共六七个学童，柱唐先生的儿子也在里边。闻天最小，生性好静，秀外慧中，学业上很快超过了比他年长的所有同窗。连柱唐先生的儿子也相形见绌。不到半年，张闻天就读熟了《百家姓》、《千字文》，由《幼学琼林》进到《论语》、《孟子》了。张柱唐高兴地跟人说：“应皋这样玲珑，将来恐怕不仅是进学得个秀才而已。”

这不过是秀才先生心中的期盼。在20世纪初的中国，废科举、办学堂，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新潮流。就在张闻天进私塾读书的前一年（1905年），清政府已经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取仕的制度，明令全国兴办学堂了。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家祠堂的私塾也应时改制，换上了“养正小学”的牌子。

诚然，当时实行的改革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各级学堂的教学内容还得“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但科举制度毕竟废除了，“西学”、“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毕竟进入了学生的视野。养正小学的教师仍是张柱唐，但改制以后，教学内容注入了新的东西。先生除了继续讲授《诗经》、《左传》、《古文观止》之外，也教学生读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初小新式国文课本》了。从这里，张闻天开始知道，地球是圆的，世界大得很，有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阿美丽加洲、澳大利亚洲。书上的这些名词，虽然拗口，但新奇，一下子就背熟了。童年闻天的眼界，开始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中国，逐渐扩展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像《辛丑条约》、日俄战争、英军入侵西藏、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慷慨就义，直至黄花岗起义。但当时张闻天年纪还小，即使是那些发生在江浙一带的事，也没有多少印象。宣

^① 转引自《川沙乡土志》（川沙县县志编修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9页。县志，指雍正四年至八年钦琏主持编纂的《分建南汇县志》。川沙原属南汇县，辛亥光复后于当年（1911年）建县。

^② 《川沙乡土志》载，当地人祝悦霖的“竹枝词”云：“压住蛟龙气不骄，危塘坚筑势岩峭。村中多少闲香火，只合钦公庙里烧。”

统三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给张闻天的印象就深刻多了。那年，张闻天11岁，离家到康家宅的作新小学堂住校读书已经一年多^①，很快就要从初级小学堂毕业了。

10月10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11月5日，江苏宣布独立。11月7日，南汇光复，城乡各处白旗飘扬，清朝的龙旗被踩在脚下。受了清王朝268年的压迫，一朝光复，人们都觉得扬眉吐气。张闻天早就从书本上读到过克伦威尔、华盛顿等人物的事迹，很是钦佩。如今亲眼看到革命的威力，对中国出了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非常骄傲。老百姓议论的题目之一，是头上的那条辫子。这时，“嘉定三屠”的历史被时时提起。嘉定县城离这里不过五十多公里。当年清兵入关以后，为了在汉人头上“种”上这条辫子，单在嘉定县城，就野蛮屠杀三次，死者数万人。这段历史，人们仍记忆犹新。现在清王朝既已推倒，一切革故鼎新，这象征着压迫和屈辱的辫子，还有什么值得留的！不久，剪辫就成为一种风气。张闻天头上的辫子，也咔嚓一下剪掉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意。

进城读书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肇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民主共和的新潮流影响下，少年张闻天急切地想多多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1912年春天，张闻天请求父母让他继续升学，到南汇县城进高等小学校读书。张芹梅的内心是矛盾的。读书吧，要破费很多，一年的学费膳食费要36元大洋^②，种田人钱来得不易。但看着闻天这孩子，细高挑的身材，长得文秀，一天到晚钻在书里，也不是种田的料。而且柱唐先生和叔伯兄弟们，都夸闻天聪明，说他念书会有出息。好在家境较好，还能够支付得起，张芹梅也就答应张闻天的请求。其时，张闻天已经有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③。弟弟应祥（后来名健尔），小闻天五岁，也已进养正小学读书了。不过，张芹梅的田产这时已经达到有好田五十亩，荡田四十多亩。小部分出租，大部分自己耕种。全家参加劳动，农忙时雇几个短工，经营得法，算得上是一家殷实农户了。

1912年8月1日^④，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简称“南汇一高”），开始了在这里的三年新的学习生活。

南汇一高是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于1899年创办的。当时校名叫“肇兴实业学堂”，以后几易其名。在辛亥光复之际，混乱之中校舍全被焚毁。民国元年（1912年）

^① 据访问马景园谈话（1980年1月11日）。马是张闻天的妹夫。他只说张闻天到康家宅读书。经查《清代南汇县教育机构一览表》（南汇县教育志编写组1984年提供），康家宅有“作新小学堂”，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

^② 据《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册》载“本校章程”第六章“纳费”规定：学费：第一学期二圆（银元，下同），第二学期一圆，第三学期一圆五角；膳费：第一学期十四圆，第二学期七圆，第三学期十一圆。合计一学生年学膳费两项为三十六圆五角。

^③ 妹妹为爱琴、水琴、新贞。

^④ 当时仿欧美学制，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放暑假、冬假、春假，每学年自8月1日始业。



■ “南汇一高”旧址

春天重建，校名从原来的“南汇官立两等小学校”改为“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暂时借用惠南书院旧址开学。张闻天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南汇一高的第一届学生，也是这所学校的第十一届学生。

像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惠南书院也是依托文庙设立的。供着孔夫子牌位的大成殿成了“一高”师生集会的地方。遇到阴雨天，体操课也就在这里上。对着大成殿的正门，是一条青石板铺的甬道，两边种着冬青、海桐、松柏，四季常绿。甬道尽头，走过做工讲究的圆拱小石桥，就是巍巍然竖立在那里的一座状元牌坊。这样的布局，恰好成为读书取仕道路的象征。这时“孔家店”还没有被砸，孔夫子还维持着至圣先师的地位。即使像南汇一高这样新兴的学堂，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七和八月二十七，还是照例要进行春秋两次祭孔典礼。到时，张闻天和同学们要向孔子的“神位”跪拜，亮起嗓子唱一唱“大哉孔子”的颂歌。礼成之后，上供的大牛，抬到县署，由父母官和他的下属享用。孔子父母面前的那只小牛，就让南汇一高的七八十名师生一饱口福。

除了这个传统的例行公事外，张闻天在这里接受的可以说是当时最新的教育。南汇一高所用课本，都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上海的新书店最新编辑出版的，一律以“新”标榜，如“新式国文”、“新修身”、“新地理”、“新历史”、“新理科”、“新农业”等等。学校教学认真，管理严格，教学水平相当高，教师中有几位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国文水准不用说，数学要求学到求积、代数，英文要求读完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世纪英文读本》三册和两本《纳氏文法》，会用英文写简短的文章。在人们心目中，从“一高”毕业，相当于前清中了秀才，政府的公务员、学校的教员都可以当了。事实上，“一高”历届毕业生中官居要职者有的是，当学校校长、教员的更不在少数，说它“人才辈出”，在南汇各校中“首屈一指”，都不是过誉之词。

南汇县城惠南镇在北张家宅南面十多公里，沿着钦公塘步行，要走三个多钟头。张闻天在“一高”上学，是寄宿生，吃住都在学校。入学头两年，上学或回家，都是坐木船或者步行。1914年11月起，上海—南汇之间有柴油机发动的小火轮逐日对开，途经祝家桥（离北张家宅仅0.5公里），因此，张闻天上学或回家就可以搭乘这种轮船了。十二三岁的少年，未曾涉世，其实还不怎么懂事，但像张闻天这样早慧的人，自我感觉已经是大人了。每次上学到祝家桥或邓家码头去乘船，都不要父亲送。父亲坚持要送，他就在田埂上坐下来不走。张闻天年纪很小就离开父母在学校过集体生活，这对于他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和自主意识的形成，都是非常有益的。

在南汇一高第十一届二十来名学生中，张闻天年纪最小，但功课出类拔萃。在三年中，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接受了比较严格的阅读、写作、计算等基本技能的训练，为他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学深思，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们的突出印象。而在弟妹们的心目中，大哥完全是一个读书人了。暑假、冬假、春假回到家里，都是一人独自坐在西边他的房间里念书，不肯跟他们一起谈笑、玩耍。还常常要母亲将他的房门反锁起来，让他在里面安心读书，免得别人打扰。父母看他读书这样专注，眼睛也开始近视了，很心疼；劝他少看看，也劝不转，只好随他去用功；不是农活特别忙的时候，也不再叫他到田里干活了。

从“水产”到“河海”

1915年夏，张闻天读完三年高小，从南汇一高毕业了。凭他的才学，谋一个教员、文书之类的职位绰绰有余。父母固然很希望大儿子能早点就业，每月赚上十元八元光洋，帮衬家里一把，然而闻天还只有15岁，虽然个儿蹿得很高，但毕竟稚嫩一点，还没有到涉足社会的年纪。父母商量后，决心让闻天继续念书。

在当时，高等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书，有两条路：一条是进普通中学，然后上大学；一条是上实业学校读三年，毕业出来就业。当然，实业学校出来后，有机会也还可以上各种专门学校，但要想出洋留学就渺乎其茫了。在闻天同届毕业生同学中，家境富有的，有的进了松江江苏省立三中，有的进了本县六里桥杨斯盛创办的浦东中学，也有到上海市区民立中学就读的。张闻天虽有远大抱负，学业成绩也居全班之冠，无奈家中经济实力不够，只好报考免收学费、宿费的实业学校。1915年8月，他就近考入了设在宝山县吴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通称“吴淞水产学校”）。同他一道考进的，还有他的堂兄张武高。

这所吴淞水产学校，是著名教育家、川沙人黄炎培（任之）创办的。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第二年就提出一个发展江苏教育事业的五年计划，办了一批学校，水产学校就是其中之一。^①学校设在吴淞炮台湾，附近是1842年鸦片战争中民族英雄陈化成壮烈牺牲的西炮台。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分“渔捞”、“制造”两科，主要是为发展近海捕捞事业培养初级技术人才。张

^① 据《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闻天读完预科之后，进的是“渔捞”科。不久，他就感到“渔捞”科的基础课程除数理之外，都过于浅显，对专业课程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特别是几次出海实习，经不起海浪颠簸，晕眩、呕吐，不要说进行海上作业，连在船上站稳、行走都不容易办到。“水产”这个专业，张闻天的身体实在是担当不了。在水产学校读了将近两年，他无法坚持下去，只得设法转学别的专业。^①

转到哪里去呢？1917年六七月间，上海的《申报》、《时报》等报上登满了各种国立、私立学校的招生广告，其中“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招生广告”^②吸引了张闻天。这所学校是为培养水利工程人才而设，校址在南京北极阁。张闻天早就听说，这所学校是张謇在水利局总裁任上倡议创建的，筹办负责人也是黄炎培。学校筹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在民国四年（1915年）春季正式开办。张闻天乐意投考“河海”。早在童年时代，筑塘捍海、兴修水利的钦公，就是他衷心仰慕的人物。能像钦琬那样，治江、治滩、治海，造福人民，岂不是理想的职业！但张闻天在吴淞水产学校读了不到两年，还没有取得毕业文凭，照例是不够资格报考专门学校的；况且“河海”又是国内第一所培养现代水利专门技术人才的高等专科，不用缴学费，门槛很高。从招生广告看，“试验科目”为“国文、英文、代数、平立几何、物理、化学”，要求肯定严格。是否能考上，张闻天心中没有底。同学们都给他鼓气，认为国文、英文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就是数理化，也不输于中学毕业生，有把握考上。至于考试资格，招生广告上写明，“与中学毕业程度相当者”就有资格报名。吴淞水产学校校方很宽厚，给张闻天出具了具有相当学力的证明。这样，张闻天即于7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西门江苏省教育会参加了“河海”的入学考试。三天以后，在7月20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了“上海录取新生通告”，“张闻天”的名字赫然排在22个名字中间。他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录取了！

同在吴淞水产学校读书的堂兄张武高，也不愿意继续学捕鱼。他的志趣在体育，企望增强国民之体魄，振奋民族之精神，脱掉“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他选择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也被录取了。

张闻天和张武高堂兄弟俩都要到南京去上大学了！一个门里出了两个大学生，成为1917年夏天轰动北张家宅的新闻。

^① 据访问马景园谈话（1980年1月11日），访问张水高谈话（1980年1月13日），访问倪尚达谈话（1981年2月19日）。水高是张闻天的堂兄。倪是张闻天的同学，相似原因离开吴淞水产学校，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科。

^② 载《申报》、《时报》1917年6月29日至7月5日。

第二章 “五四”青年

“河海”的教育

按照学校的规定，1917年9月8日，张闻天同堂兄张武高结伴，按期前往南京。这时京沪线（南京——上海）的客运列车刚刚从9月1日起提速，从上海北站登上西行的火车，只消七个小时左右，就到达紫金山下、扬子江畔的历史名城南京了。

当张闻天跨进“河海”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这就是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校舍，不过是一个小巷子里的两所私人住宅而已。的确，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校，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创设起来的。1915年开办时，经费的一部分是由首先得益、为其培养毕业生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集资，一部分由国家拨给，开办费一共四万元，主要用在购置图书、仪器和修缮上，根本谈不上新建校舍。还是凭张謇当过江苏省咨议局局长的老关系，借用丁家桥省议会的房子，权且做了教室、宿舍。那时袁世凯想做皇帝，省议会停了，房子空着。1916年袁世凯83天皇帝梦破灭后，省议会复活，“河海”只得让出，另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房子。张闻天进校时，向“南高师”借用一年的租约期满，“河海”又一次搬家，租了碑亭巷附近大仓园的两宅民房，一宅做教室，一宅做宿舍，暂时对付着开学。这时，“河海”第一届特科学生刚刚学成毕业，学校里有三届正科学生一百多人，确实挤。但“河海”是一所公费学校，四省选送报考被录取的学生，学费40元是不用交的，自己只要负担食宿费和学业用品费。学生的家境大多不怎么宽裕，很少“纨绔子弟”。学校以“河疏湖蓄水利兴”、“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的目标教育学生，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勤勉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作为办学的方针，形成了一种俭朴、务实的校风。学生们体谅学校草创的艰难，都不以为意。张闻天这一届是正科第三届，学生四十多人，来自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学制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到民国十年（1921年）毕业，称为十年级。^①

除了校舍逼仄一点以外，“河海”的教育是令人满意的。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堪

^① 本段所述材料来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瞥》铅印本，1922年夏印行，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六四八679。下文叙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情况，凡据此件者，不另注明。